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第十七回 鬧戲園葛亮甫遭打 代帳桌夏作珪弄權

卻說沈元家的，拿著銀號折子，興抖抖的出來。剛走出穿堂找沈元去，不期秦瓊剛從南書廳出來，不及站住，卻被秦瓊喝住道：「你鬼頭鬼腦的，忙些什麼？」沈元家的便連忙站住掉頭道：「奶奶著我去問爺爺們，向葉府上去借的班子可來了沒有。」秦瓊道：「什麼班子？」沈元家的道：「剛三爺去借的戲班子。」秦瓊道：「今兒沒有什麼事嗎，傳戲班子什麼。」沈元家的道：「也沒什麼正經，三爺愛聽戲，回了太太傳去的。」秦瓊點點頭，便放沈元家的出去。心裡便不高興，想寶珠也和我一般的人，他便這等快樂。他要什麼，他太太總依他。偏自己不拘乾點什麼事，總吃老爺訶罵。想著便滿肚子的懊悶，因順步走到文案房夏作珪那裡來。原來秦瓊這人是最有脾氣的，所以姊妹們都和他講不來。便美雲等嫡親姊妹也不和他一塊兒玩。好便罷，有點兒不是，便要乾鬧。所以倒成了個庸庸碌碌的一種人品。外面結交些朋友，也沒什麼好人。只本府裡兩位師爺和他要好些。這夏作珪是絕會逢迎的，所以秦瓊對他。這會子秦瓊到了文案房裡，那夏作珪剛在那裡寫家信。見秦瓊來，連忙收起紙筆，站起來道：「哎嚇！爺怎麼好久不來我這裡談談，我險些兒悶死。昨晚子綴了一夜燈花，今早子噪了半天的喜鵲。我當是什麼大喜，原來是爺來了，好極，好極。」說著，忙喊管家倒茶。自己點了個煤子裝一袋煙遞與秦瓊。秦瓊坐下笑道：「這幾天師爺沒什麼事嗎？」夏作珪道：「也沒什麼大事，今兒早起替老爺打了個奏辦營務處的折子。剛謄了，請爺瞧瞧看，可用得用不得。」說着忙向文具箱內取出，雙手遞與秦瓊。秦瓊略看了看道：「寫的很好。只是咱們老爺也太不怕勞，年紀有了，朝廷家的事，也乾不了這些。現在雖外面有事，我瞧也不打緊。只奏辦營務處果然是個好事，只怕現在國儲也不十分充裕，未見得准呢。」夏作珪道：「爺見得極是，我也早這樣說，照老爺這樣年紀，也不犯著再辛苦。不過上了這個本子，准不准未必，但老爺因此竟自助了十萬兩的軍餉，也足見老爺愛國的忠心了。」秦瓊道：「是。」夏作珪因問：「老爺可在府裡？」秦瓊道：「剛才說往中丞處商議事情去的。」夏作珪道：「陸蓮翁可也出去了麼？」秦瓊道：「飯後便出去了，說今兒不來家也未可必。咱們趁今兒閒著，何不出去逛逛。」夏作珪道：「很好！很好！我也悶的慌，咱們不如去邀了石時和葛亮甫同出去。」秦瓊道：「石時那人討厭，不是我講他，他眼裡只有一個寶珠，以外都不放在眼裡。還是葛亮甫，邀他同去走走。」夏作珪道：「是。」便換了身斬新單湖縐衫兒，拿了把扇兒，將眼鏡子用手帕子裹了，整整衣服，便讓秦瓊出來，一同出了文案房。繞過了穿堂，到對面帳房裡來。卻好葛亮甫正在那裡著衣服想出去，見夏作珪也換了衣服過來，便道：「二爺敢是和作翁出去麼？」夏作珪剛要說，忽一陣鑼鼓聲打將起來，便側耳朵駭異道：「什麼？敢是今兒府裡唱戲麼？」秦瓊道：「可不是。今兒寶珠學了戲，卻傳了班子，在園子裡唱戲呢。」夏作珪道：「園子裡唱戲，怎麼這裡便聽得見？」葛亮甫道：「那有戲台的春聲館，便在這壁牆外。那邊唱一句兒，笑一聲兒都聽的見。這會子正唱的熱鬧，那鑼鼓聲兒一陣響似一陣，打的人心癢癢的。我所以坐不住，要想去外面瞧瞧戲去。」夏作珪道：「哪裡瞧去，敢是會館裡有戲麼？」葛亮甫道：「你不知道嗎？前兒小獅子巷開了一個戲園子，班子才京裡新到的，我已去瞧過了一本，果然唱的好。」秦瓊道：「那咱們便瞧戲去。」夏作珪道：「二爺又來，自己家裡唱戲倒不看，也和我們一樣見識，往外頭瞧去。」秦瓊道：「誰愛去討人厭呢。頭裡他們又不來請我，便叫我去看了，他們另是一淘兒作樂，都和我沒得話講，我一個兒坐著，有什麼味兒。倒不如外面瞧去的有趣。」葛亮甫道：「好，咱們便一淘兒去罷。」說着便讓秦瓊先行，一同到穿堂，喊胡升、邵二、小喜子、來順兒等七八個人，跟了出門。

因怕秦文知道，三人都不乘轎，一齊步行到小獅子巷。其時已經傍晚，戲園裡日班已經停唱；晚間班子被人傳去，說不唱了。秦瓊便一肚子火冒，定要園裡開唱。那戲館裡見勢頭來得，也不敢多講，便請三人進去坐了。去叫老班來回話。這裡胡升一千人，都跟著主子進來。見這戲園是五開間廠廳，台上空宕宕的，台下滿堂掛的玻璃水法塔燈。鋪說的桌椅也是紅木大理的。兩邊包廂，又鋪設些著衣鏡、玻璃罩花擺設等件，工本也不區小。秦瓊等看著，便各隨意坐下，一時送上茶來。

那管班來了，先將三人上下打量一番，便陪笑道：「爺們，今兒對不起了！咱們家班子，今兒被盛府裡傳去了。明兒只怕還留著唱，爺們愛瞧，過天再請過來罷。」秦瓊道：「什麼話，你家開了戲館子，哪兒能缺了班子。我今兒特來瞧你家的戲，你能回我走嗎。小喜子，你吩咐他，今兒我愛瞧戲，喊他去傳齊人來。該幾多開銷你給他就是了。倘再敢講一個不字，你給我封起他的館子來。」那些管家都一迭聲答應個是。小喜子便一手扯那個管班過來道：「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不通禮，咱們爺喊你家開唱，難道不給你錢！你死也不講一個字兒，你敢是要討打麼！」那管班恨道：「怎麼你老有這樣不通禮，咱們也不希罕這幾兩銀子。」剛說到這兩句，小喜子早兩個嘴巴子打過去了。那管班本是武生，這會子便動了真氣，和小喜子打將起來。小喜子早跌了幾個斛鬥，胡升等便多一哄動手，打將起來。那些戲園子裡的人，見勢不對。便早吶聲喊，一齊擁將出來廝打，約有二三十人。這裡胡升等，總只有七八個，早被那班子裡打得亂跳亂叫。葛亮甫還插著去勸，也被打在裡面。

這夏作珪看不濟事，便扯著秦瓊的手道：「咱們走罷。」秦瓊此時也膽怯了，便跟著夏作珪急急的出來，卻不道大門已經反鎖了。幸而沒人把門，秦瓊略有點手力，忙扭斷了鎖，逃出門去，趕緊親自到縣裡報知。那縣官立刻帶領差役，乘轎到小獅子巷來。一到戲園門首，見門裡外都擁塞著閒人，那些差役用藤竿子打開條路進去。見滿園子打得雪片似的，那些人還在廝打。哪知縣喝令差役進去，只撿那不戴紅纓帽子的拿，休誤拿了秦府家人。那些差役一片聲答應，都磨拳擦掌的進去。見那些扭著廝打的，多沒有帽子。有幾頂兒多丟在地下，便暗暗認定穿馬靴的多是秦府家人。並不問好歹，只將那些不穿馬靴的拿住。除逃散的，還有十三個人，便一齊上了練子。那些人都趕著分辯，哪裡管他。都一起拿住了，帶回衙裡。不問好歹，每人打了二百板子。十三面大架，一串兒架了出來。

這裡秦府家人，卻打壞了小喜子和胡升兩個。葛亮甫本來沒用，已早被這些人打得半死睡在地下，動彈不得，滿口裡只是哼著。邵二看不是路，連忙趕回府裡喊當差的用一張棕棚子去抬了回來。那胡升、小喜子也走不來，便一概叫人抬回。剛到府門，可巧秦文拜客回來，門口擠滿了人。邵二便不敢抬進去，歇在門口，等秦文進去了，才把葛亮甫抬到帳房裡歇下。

夏作珪知道，忙走過來看時，見葛亮甫的衣服也扯的七零八落。兩隻眼睛似開不開的望著夏作珪哼。夏作珪看了，著實過意不去。因皺著眉頭問道：「可覺得哪一處兒打壞了？」葛亮甫只是哼著說不出話來。夏作珪慌了，忙請秦瓊出來商議說：「亮甫既這個樣子，帳房裡又一刻少不得人，這怎麼處。」秦瓊想了想道：「光景不過受了點傷，也不妨事，請金有聲來瞧瞧，看怎麼說。大約總有幾天兒才得復原，這帳房裡的事情，須得請一個人代理幾天才好。」夏作珪道：「代理見，倒也不值什麼。只是你我做不得主，叫誰代？依我的意思，不如回了老爺。給亮甫請幾天假，聽老爺派人代理便了。不要回來又被人說我舞弊。」秦瓊點點頭道：「也說得是，那便我替他請假去。你趕緊叫人去請金有聲要緊。」夏作珪點點頭。

秦瓊便喊小喜子，夏作珪連忙止住道：「不要喊他，他和胡升兩個也打壞了。」秦瓊聽了滿肚子好氣，因道：「還了得，這個眼前虧吃的不小。回來我不把這個園子拆毀掉，我也不算人。」夏作珪道：「我的爺，這會子也講不得了，快去回了老爺是正經。你瞧，這時候將要晚飯了，回來各房來領帳，誰去理值呢。」秦瓊聽說，便耐著氣往東正院來。

進門，見滿屋子燈火照的通明。靠西秦文房裡，有些安息香的氣息，又有人在窗裡面唸書。立腳聽時，卻是茜雲在那裡背唐詩，心便打了個格頓，想到，這會子進去，老爺必定又拿他來比我，說我不用功。剛想到裡面，秦文見窗外有個人影兒晃著，便喝問道：「誰在那裡探頭探腦？」秦瓊嚇了一跳，聽茜雲的書聲也嚇斷了。便搶步進去請了安說：「因老爺在這裡有事，不敢進來回話。」秦文因擱下書道：「什麼事，要你來回？」秦瓊道：「剛才帳房裡葛師爺來，叫我過去，哪裡知道，葛師爺日間出去，吃人打壞了。要求老爺賞幾天假，並求老爺替他作主。」秦文詫異道：「怎麼吃人打壞了？可知道為什麼事兒？」秦瓊道：「也不甚仔

細，聽夏師爺說，因咱們府裡往常開銷的帳目略枯渴了些，所以外人都恨了葛師爺。」秦文聽了，哼了一聲道：「這話再沒別人講，要便是夏師爺的意思。那也不管他，只問你是誰打的？」秦瓊道：「說是小獅子巷戲園裡人打的。因前兒老爺請中丞瞧戲，是傳的他家班子。葛師爺把二百兩銀子扣下了四十兩，吃他們知道了。這會子撞到便擁著打了一頓，葛師爺連話也不會講了。」秦文因道：「是了，前兒扣下四十兩正價原是我的意思，這與他什麼相干。況且又是他老班貪圖生意，自己情願讓四十兩出來，給爺們管家的。這會子因這個鬧事，也太胡鬧了。你去喊當差的，傳他們老班來，很很的辦一辦，才叫這些混帳東西知道規矩。」秦瓊因道：「本來也太不成事了，連跟出去的小喜子和胡升也打的彈動不得。老爺要辦，也不犯著當面麼喝他，只請個片子交縣裡辦去便了。只是今兒帳房裡缺了人，請爺派人代理才是。」秦文想了想道：「那便叫夏師爺代理一晚子，明兒一早去請金有聲來代理便了。」秦瓊應著，見沒事，剛要退去。又喊住道：「瓊兒！」秦瓊連忙站住。要知秦文講甚話來，請看下回。這正是：  
一任豪家身手很，可憐已吃眼前虧。